

弘明集

弘明集卷第三

梁釋僧祐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
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
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
得免波羅夷耳旣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
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
悟何承天白

荅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
遠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
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
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
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
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
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
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
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

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
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
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
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
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
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
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
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

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
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
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
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
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
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瘡
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
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爲教本謂剖
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

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卽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

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
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
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
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
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
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
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
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羸近天堂地
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
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

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螳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卽其

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
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
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
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
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
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
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
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竒之實引縣邈之心以成神
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

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荅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
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
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
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徃也宗炳白

荅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荅周至及以爲
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
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
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
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憶念且以形

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蔭羅帳之益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荅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

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荅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荅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

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
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
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
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
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
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
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
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
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
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

壽皆由誠信幽竒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
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
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
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
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
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
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
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
以洗悔未若剪榮蕞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
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

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
利於無利矣荅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
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
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
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
至若啓導羸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
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荅曰謂羸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
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

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腴合以傷盡性之美荅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

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
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
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團澤見生不忍死
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純魚嘉禮
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
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
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荅
明來生之驗絃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
論又稱耆陲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
下旣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